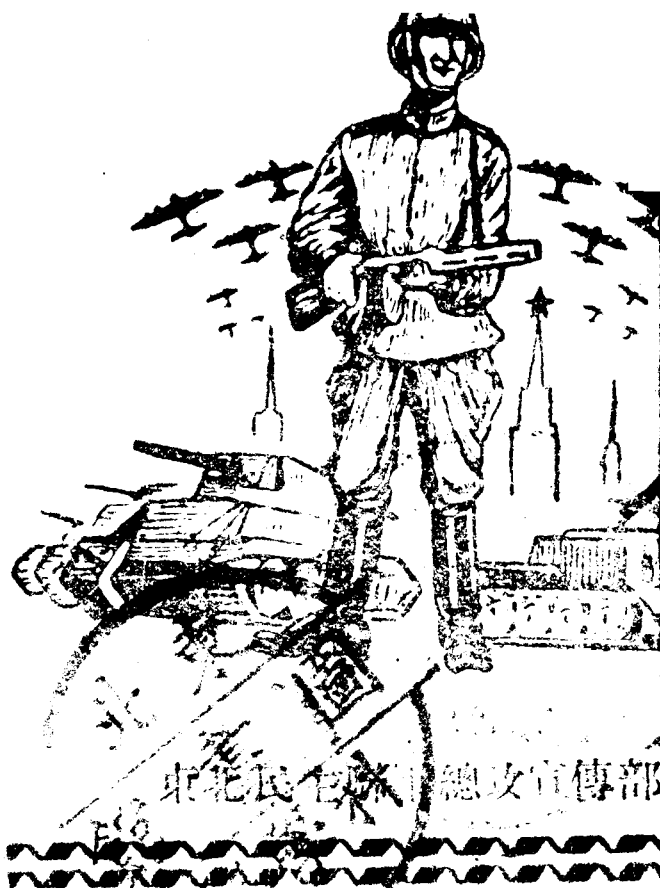


蘇聯文藝叢書之五

# 肉搏坦克



東北民主聯軍總政宣傳部

1947·10

蘇聯文藝叢書之五

肉 搏 坦 克

東北民主聯軍總政宣傳部編印

1947·10·

# 目錄

肉搏坦克	……	哈馬堂	……	一
十一小時	……	格蘭諾夫	……	一四
決鬥	……	梭波列夫	……	二〇
炊事員瑪卡爾	……	斯米良斯基	……	二五
母親放心了	……	吉洪諾夫	……	三一
水下面的橋	……	西蒙諾夫	……	四〇
鬍子成了英雄	……	科諾寧科	……	四八

# 前記

(一)

蘇聯紅軍在保衛祖國，粉碎希特勒德國的戰爭中間（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創造了無數英勇卓絕的事蹟，湧現出無數英雄主義的人物，表現了蘇聯人民軍隊無比的強大。這些在蘇聯文藝工作者的筆下，曾經隨時隨地被反映出來，描繪出來。其中已翻譯成中文的，也很不少，我們打算陸續選輯一些這類的戰鬥故事和通訊、小說等等，作為我軍部隊課外閱讀的材料。

為保衛祖國，反對法西斯而英勇戰鬥的蘇聯紅軍，無論在數量上、質量上、裝備上，都是世界上支最強大、最優等的軍隊，加上斯大林的軍事思想和戰畧戰術的武裝，全蘇聯人民的支援和擁護，終於最後擊敗了希特勒德國，和基本上決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的勝利。蘇聯紅軍是世界上一支真正屬於人民的軍隊，是值得我們中國人民軍隊學習和借鏡的。雖然由於她們具有最優越的裝備，因而在作戰方法上也有她的特點，但她們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戰鬥中的英雄氣概，勇敢堅決，敏捷機智，以及克服困難的頑強精神，等等，都是我們獻身於人民事業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所應該具備並加以發揮的。因此，我們出版這類叢書，一方面是為的提倡在為人民服務中新的英雄主義精神，同時也希望由這裏可以使我們獲得一些近代戰爭中新的知識。

由於我軍部隊文化水平較低，對於這一類的叢書，讀起來會發生困難，或者根本不能讀；因此，連隊中文化較高的幹部或戰士，可以利用時間像讀報一樣向大家讀，或像講故事一樣講給大家聽；自然，我們也當盡量選些較為短小易讀的篇章，在翻譯上力求以易懂為原則。

(二)

本集收了七個短篇。『肉搏坦克』表現了紅海軍的獻身精神。五個紅海軍兩次擊退了二十二輛坦克的進攻，保全了重要的高地。雖然他們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但這種不朽精神是永遠活在人民心上的，人民忘不了他們的光耀萬丈的豐功偉績！『十一小時』充分表現了紅軍的高度頑強性和堅持性。『決鬥』告訴我們：站在正義戰爭這方面的自覺戰士，即使他遍體鱗傷，軟弱無力，也能夠戰勝體強力壯、但不知道爲什麼而戰的敵人。『炊事員瑪卡爾』寫出一個炊事員的勇敢和機智，居然單獨一個人活捉了三個德國軍官。『母親放心了』寫一個紅軍戰士的母親關心兒子的事業，擔心兒子會在戰場上表示動搖害怕。等到上戰場上一問，知道兒子跟別人一樣勇敢，她就放心了。同樣的母親心理，在我們的愛國自衛戰爭中也是普遍存在的。光榮的人民戰士們，不要辜負母親的期望呀！『水下

4  
面的橋』出色地寫了一個紅軍工程師怎樣完成了幾乎無法完成的任務。戰勝困難，使困難向人民低頭，這一精神正是全體蘇聯紅軍的精神。『瘤子成了英雄』寫一個殘廢的青年團員，不能參加紅軍，就要求參加了游擊隊，用火燒般的戰鬥熱情，來要求和完成最危險的任務。終於用他的勇敢和毅力換得了蘇聯英雄的光榮稱號。

東北民主聯軍總政宣傳部

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日

## 肉搏坦克

哈馬堂

寒風把杜望柯伊公路吹得乾乾淨淨。雪還沒有，但是地已經凍了，硬了。風銳聲地呼哨，吹着公路轉彎處高地和峯脊。在高地的那面，展開通向悉瓦斯托波爾的路。

在高地上，在高地的脊上和斜面有時閃爍着德國人的綠外套。他們是趁了坦克車和裝甲車衝到這裏來的，盤據了高地，鞏固起來，坦克車和裝甲車沿着杜望柯伊公路向後開——去添汽油，載運新的德軍部隊。

1  
俄兵退到靠近悉瓦斯托波爾的地方分散開來，躲在丘陵的山脊裏。從這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公路的轉彎和高地。正因為它們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人們都悲哀地和默默的嘆息。他們給敵人遺下了高地和公路的彎處，給德國人打開通向悉瓦斯托波爾的路，即便最



2  
嚴厲的軍事法庭也會饒恕他們的這一個撤退。有很多原因使這些由戰艦登到硬地上的水手們打這次可怕的敗仗減責任。

德國人是突然襲來的。天上落下炸彈，摩托自行車和裝着機槍和大砲的裝甲車在公路上疾馳過來。坦克從兩面包圍高地。砲火是瘋狂殘酷的；經過這種砲火之後，地上已經不留絲毫活的東西，除此之外，應該在左翼來支持的鄰居，不知怎樣不知不覺地消失了。和這鄰居只通過一次電話。政治委員梅尼克，對聽筒叫喊道：

『喂，朋友，看見沒有，事情怎麼樣了？你得給我支持一下左翼，別讓他們通過！』

鄰居答應支持，後來却不見了。也許鄰居比在這裏，在高地上更糟吧？

俄羅斯水兵，無論他是波羅的海水兵，黑海水兵，北海水兵，太平洋水兵，都是神聖地愛惜着戰鬥的歷史傳統的，——拚死作

戰，戰到最後一人。這最後一人更戰到最後一滴血。

因為人們都清楚地看見公路的彎處和有着穿綠外套的德國人在那裏橫行的高地，人們覺得悲哀和侮辱。後面是悉瓦斯托波爾。它是信任着他們的，等候着他們的行動和保衛。可是他們却放棄了高地，退却了。誰都不敢說，這些人是懦夫。但是戰鬥激烈的時候，有這樣幾秒鐘；那時敵人從四面八方衝來，那時炮火從各處會集得來，這時左鄰却像故意作難似的不見了，……

當侮辱的悲哀達到人們心裏，並且扼緊喉嚨的時候，梅尼克說道：

「喂，怎麼樣，同志們，既然會出讓，也得會取得！」

黑海水兵隊向前衝去，穿着黑色帆布服的人們像一片闊浪似的向高地湧去。難道有甚麼東西可以把海浪推回去嗎？

水兵把高地奪回來了，把德國人打退了，用手榴彈，槍柄和機

關槍火把他們搗成粉碎。高地不顧一切地被佔領了，公路險峻的彎處和通向悉瓦斯托波爾的路又在我們的手裏了，在這勝利中並沒有極大的歡欣。人們只是做了應該做的事情：改正了自己的錯誤。然而興奮的情緒，驕矜的感覺却又回到他們身上了——水手的光榮沒有受損！

他們從高地上向後看，在公路上，在銜接公路的兩旁田裏散播着黑色的帆布，就是剛才進行激戰的田裏，他們明白了，他們是經過了死亡，現在才站到高地上的。他們站在高地的脊上和斜面，猶如站在軍艦的甲板上，戰鬥的指揮台上。

一夜過去了。早晨又出現德國人。公路和田野裏爬着黑色的坦克，德國步兵藏在鋼甲後面跟進。空中又呼號起「蓉克」式和「密塞斯米特」(註)式。狂暴的炸彈落到高地上，但是水兵們却堅牢地站在地上。政治委員梅里克說：

「水兵們戰到最後一個人，最後一個人戰到最後一滴血。」

在高地那面，靠近德國人的地方是堤埧；堤埧那面躺着十個少共水兵，以政治指導員飛里成果爲首。他們從這裏可以清楚地看得見坦克和德國步兵。梅尼克在石塊之間爬着。他爬到堤埧跟前，說道：

「喂，怎麼樣，兄弟們，接仗嗎？」

大家回答他道：

「接仗。」

「到最後一人？」梅尼克問。

「到最後一人。」飛里成果代替大家回答。

他右面的那條濃黑的眉毛顫抖着。但是嘴却微笑着，在上面一系列的牙齒上可以看見一顆金屬的牙齒。

「誰去，兄弟們？」政委問道。

「我！我！」水手們挨次回答道：

政委說：

『用不着大家都去。只要五個人就夠了。其餘的人待在這裏。』  
飛里成果挑選四個水兵獵手。他發命令道：

『紅軍戰士布里果——機關槍和手榴彈。』

『紅軍戰士帕爾興——步槍和手榴彈。』

『有，步槍和手榴彈！』帕爾興答道。

『紅軍戰士里斯基——步槍和燃燒油瓶。』

『有！』里斯基回答。

『紅軍戰士奧琴足夫——步槍，手榴彈和燃燒瓶。』

『有！』奧琴足夫回答。

以政治指導員飛里成果爲首的四名水兵向坦克迎面爬去。七輛德國坦克向五名黑海水兵迎面轟隆而來。布里果帶着他的機關槍滾到小阜後面去瞄準一輛坦克，向摩托縫開去兩排短促的槍。但是坦克

還是繼續頑強地走着。布里果咬嘴唇，瞇縫起左眼睛。又向縫隙開去一排槍。坦克一面走一面搖幌起來，側倒在機關槍手跟前，呆住了。

『喂，狗子！』布里果奮激地叫了一聲。

突然在坦克旁邊出現里斯基，把燃燒油瓶拋過去。坦克被黑煙籠罩，燒起來了。布里果向其他坦克的摩托縫射去短促的幾排槍。帕爾興和里斯基在坦克附近出現，用手榴彈和瓶子向他們拋去。又是兩輛坦克在田裏燒起來。飛里成果和奧琴足夫這時用手榴彈把步兵和坦克隔開。

五個黑海水兵戰了兩小時。保全的德國坦克車轉身往回飛奔。德兵隨在後面奔跑，把粗野的叫聲投在空間。他們落在坦克的後面，他們被高地上的機關槍和迫擊砲打倒，政治指導員飛里成果的勇敢戰士則從堤埧後面鞭打。

在公路上和田野裏又建立了安靜。仔細地轟炸了高地周圍田野

的德國飛機飛走了，已是中午時候。廚子格拉賽夫給飛里成果的戰士們拿羊肉來。戰士們大嚼着羊肉，談着和坦克作戰的印象。激動的青春，完成了義務的自覺給他們充滿了歡欣。

但是格拉賽夫一走，德國坦克車又出現了。這一次是十五輛坦克車，向那隱藏着勇士的堤埧轟轟而來，也向高地衝去，並竭力要包抄高地。十五輛坦克行進着——每一個水手是三輛。飛里成果用眼睛環視了一下公路和田野。左面有兩百多個德國兵跑步衝向高地。他想跟政委再要五個戰鬥員，但是現在看見這些前來進攻的德兵，便不這樣想了。高地上的八屈指可數。天呀，讓他們打退這群兵吧！飛里成果環顧一下自己的戰士。『唉，我的朋友，親愛的兄弟！』他心想。『我們戰到最後一滴血的決死戰來到了。』但是他却憤怒地出聲說道：

『停吧，德國人，——通不過的！』

『不讓通過！』布里果說。

『怎樣，兄弟們，接戰不？』里斯基也學着委員的聲音，問道。一邊忍不住地微笑了。但看了飛里成果一眼之後，熄滅了微笑，他明白，那決死的戰鬥近來了，來到了，軍人在任何時候都應該準備做這種決死戰的。

帕爾興蹲着，從堤壩後面看着坦克：

『還約摸只剩一公里了，』他說，轉身對飛里成果。

『紅海軍同志們！』飛里成果的聲音顫抖着。『我們宣誓作決死戰！我命令打坦克，衝鋒，不讓衝到高地上去！因為高地後面就是悉瓦斯托波爾……』

奧琴足夫第一個爬到飛里成果跟前（不能站直身子，因為德國人用機槍掃射着堤壩）。他緊握指揮員的手。跟着他爬過去的是里斯基，然後是布里果和帕爾興。他們蒼白着面孔，用乾燥的嘴唇，



只是私語地說出一個字：

「我宣誓！」

坦克已經迫近了——只距離二百五十米。

戰鬥開始了。又是布里果打先頭一輛坦克的摩托縫，第一排槍就把這黑色的怪物停止了。他不轉氣地又打其他坦克，突然覺得，他的心冷了：聽不見機關槍熟識的噠噠之聲。布里果從堤壩上爬到溝裏去。他經過溝再爬到田野裏。那裏有一輛坦克車突竄着！要抄襲高地。布里果站起來。他旁邊的乾土被子彈打得飛揚起來。他把兩紮手榴彈向坦克的齒輪下面拋去。昇起了黑色的烏雲，然後直落在輪子上——齒輪被炸彈炸碎了。

割破了手。血。受傷了。但是難道會感覺創痛嗎，當整個靈魂都號召人們向侵入的德國人復仇的時候？他還有一紮手榴彈，於是他又爬到另一輛坦克車跟前去。拋擲。沈重的爆炸。泥塊落在頭上。

和肩上，突然有沈重和火熱的東西戳進這青年水手的胸膛。他倒在地上，一片巨大的天像黑色的帷幕落在他張開的眼睛裏。布里果受了致命傷。

里斯基用眼睛問飛里成果道：可以嗎？後者點點頭。這紅海軍水手從堤壩後面跑出去迎接最近的一輛坦克。每一隻手裏有兩瓶燃燒油。他瞄準一擊燒着坦克。一秒鐘之間他自己隱藏在烟球裏。但是他跑開了。屈膝倒下。第二輛坦克車的一排機關槍彈把他削倒了。但是這位黑海水兵又爬動了，手裏拿着兩隻瓶子。他一直爬到坦克跟前，把他最後兩隻裝着燃燒液汁的瓶子打在坦克的鋼甲上和摩托艙裏。第二輛燃燒着的坦克立地旋轉起來。受傷的里斯基在它的齒輪下面不見了。

11  
飛里成果，奧琴尼夫和帕爾興從堤壩後面打坦克。但是他們的子彈也要用完了。飛里成果把步槍拋在一旁。他默默的把一紮手榴

彈繫在腰裏。奧琴足夫和帕爾興也這樣做。

五輛坦克已經只離堤壩五十米了。飛里成果緊緊地擁抱朋友們，吻他們的嘴。他們默默地互相告別——他們由於狂怒和憎恨而面色陰沉和蒼白起來。坦克已經只離二十米了。飛里成果從堤壩後面走出來。他用平正的步伐走去迎接德國坦克，安安靜靜的，頭高高的抬着。他的手裏沒有武器。他不能轉身到旁邊去，坦克開到他身上去。發出沉重的爆炸聲。坦克側倒。

奧琴足夫和帕爾興從堤壩後面看見他們敬愛的朋友和指揮員跌倒。其餘的坦克迫近堤壩。這兩個身穿黑色帆布衣，頭戴隨風飄揚的飄帶無邊帽的年輕水手，從左面和右面走出堤壩。

「別，別，帕爾興！」奧琴足夫喊道。

「別了，奧琴足夫！」帕爾興喊道。

於是他們一同喊道：

「我們的祖國萬歲！」

奧琴尼夫跌倒在地上，用手去抓胸膛。德國坦克車手用一排機關槍彈把他掃倒了。但是奧琴尼夫還是爬到坦克跟前去，用手抓着地，於是齒輪來了。爆炸。預備爬上堤填的坦克車翻了身。發出第二個沉重的爆裂。於是又是一輛坦克車發出鏗鏘和軋軋的聲音，從堤填上滑下來。這是帕爾興騎到齒輪下面。

不，德國人在這裏是通不過的！殘存的坦克車轉過身去，向它們所來的方向疾馳而去。

高地的崖石上則正在進行着肉搏戰。眼看德國人就要征服一小批水兵，踏碎他們了。突然德國人從高地上撒落到田野裏去。因為他們看見，他們自己的坦克車逃走了。黑海海軍的『烏拉』聲隨在德國人後面滾去。

13

當這些在殘酷的戰鬥中守住高地的水手們走近堤填的時候，他

們看見了那些用自己的身軀堵住坦克衝向高地，通向悉瓦斯托波爾大路進路的人們。只有布里果還活着。他躺着，把背靠着小丘，看着他的兄弟們怎樣對德國坦克車作戰。布里果在同伴們手裏的時候，給他們講述搏鬥的詳細情形。

五個年輕水手的名字——飛里成果，奧琴足夫，里斯基，布里果，帕爾興，從今之後是不朽的，我們的祖國將永不會忘記他們。

註：「蓉克」式和「密塞斯米特」式都是德國飛機的牌子。

## 十一小時

格蘭諾夫

在這個地方有過一所房子。現在它成了廢墟了：破牆、燒焦的屋樑、炸塌的屋頂。德國人以十一小時的時間，用步槍、用迫擊砲射擊它，用手榴彈炸它，而在晚上燒了汽油，放了火。不斷射擊的

自動步槍，在這個當兒，也沉寂了。可是，藏在房子裏面的人，依舊是活着。在夜的籠罩下：當被突如其來的沉寂欺騙了的法西斯們停止了射擊的時候，三個受傷的——中士霍紀柯和他的同志們——到了院裏，走過了隘路、山谷、秘密的小路，忍住了疲乏和疼痛，回到了我們軍隊的陣地裏。

把霍紀柯安置在醫院中。他在病床上躺了幾小時，以後慢慢地穿上衣服，好像從前似的，頭上裹着繃帶，回到自己的隊伍裏去了。

下面就是這個人和德國英勇格鬥的故事。

中士霍紀柯帶着一隊自動步槍射手，突進了德軍佔據的村裏，擊破了敵人的抵抗。就在村邊的一些房子裏。鞏固了自己的陣地。後來，來了命令，叫暫時退到原來的陣地裏，人都開始退却了，霍紀柯和兩個兵士，留在一所不大的矮房子裏面。掩護隊伍退却。

被我們的自動步槍的火力掃射過的街道，是寂無人影了。突然從街道拐角處發現了德國人。他們成散兵線地前進着，挺直着身子，走近前來，而且凶惡的用自動步槍射擊着。他們袖子上帶着——頭蓋骨和交叉着的骨頭——這是希特勒的精銳部隊的標記。

玻璃嘩嘩啦啦的落下來。第一批槍彈在霍紀柯頭上很低地飛過去。一個受重傷的倒下了。留在屋子裏面是很危險的。三個窗戶——便是三個目標。霍紀柯引導着同志們，鑽到過道裏面。這是一間小屋，半明半暗的，只有兩公尺長，一公尺半寬。裏面亂七八糟地堆積着筐子、箱子、鐵鍬和耙子。用圓木頂着外面的門，並且用木箱緊緊地堵塞着裏面的門，戰士們準備防守了。

隔着小窗子他看見了德國人在院子裏亂忙着，在對着過道的木板後面，安置機關槍。霍紀柯用準確的射擊，打倒了一個法西斯，又打倒了一個。其餘的都逃跑了。遺棄的機關槍在雪地上發着黑

色。

現在聽見了頻頻的爆炸聲。德國人還沒有猜着，我們的人躲在那一部份的房子裏，他們向房子裏面投着手榴彈，又企圖到機關槍跟前。白費力氣的！霍紀柯用手槍向他們射擊，節省着自動步槍的槍彈。

霍紀柯又把一個高個子的，滿口鬍鬚的德國人的肚子打傷了。那個傢伙像狗似的嗥叫着，在地上滾了很久。兵士們打着手勢，喊叫着。可是沒有一個人敢從躲身的地方出去救他。後來，一個軍官，想要鼓勵兵士，從小棚子後邊把全身露了出來，到機關槍跟前去了。這一次霍紀柯不愛惜槍彈了。用短短的幾排自動步槍的掃射，使那個法西斯擺了擺手，一鼻子倒在雪上了。

這樣地經過幾小時。德國人死亡的數目增加了。而在霍紀柯這一小隊裏，兵士杜任柯被打傷了。現在就剩下霍紀柯一個人了，一



個人對付着這些凶暴的希特勒惡徒們。

『俄國人，投降吧！俄國人，丟掉武器吧！橫豎我們是要捉住你的。』他們從小棚子裏面冒出來喊道。

『不，你捉不住的，惡徒們！』霍紀柯憤恨地想着，咬緊牙關，繼續射擊着。手榴彈的破片擦傷了他，他感覺到尖銳的疼痛。血順着臉流，流到眼睛裏，看不見了。

又過了幾小時，情形有變更。德國人開始打通着房子的後牆，炮彈炸翻了屋頂。從炸塌的屋頂上倒下汽油。投着燃燒彈。霍紀柯背後的牆燒起來了。那時他就向後跑着，把受傷的同志們拖了出來。

這是難關，然而現在他的腦海裏，並沒有停止抵抗的思想。在彈巢裏還有子彈，自動步槍順利地射擊着。還能夠消滅一些可詛咒的法西斯們的。那末，還值得活着和戰鬥的。

他想屋子裏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床底下。於是，他就把受傷的同志們小心地放在那裏，自己手中拿着手槍和自動步槍，站在床上。如果發現德國人，從這兒射擊他們是比較方便的。

他看見一捆捆的乾草在窗臺上移動着。德國人決定燒房子了。可是他們作得很小心，自己不露出來。以後便有些混合體的青氣撲進屋子裏面來，於是就充滿了刺鼻的，窒息的氣味。霍紀柯從眼睛裏流出淚來。他已經看不見窗戶，分不清屋子裏面的物件了，煙氣佈滿了一切。霍紀柯停止了射擊。他決定以沉寂欺騙德國人。有時受傷的人呻吟起來，霍紀柯堵住他們的嘴，耳語地鼓勵着他們。

他的計策弄對了。停止了抵抗，就是屋子裏的人被燒死了——德國人就決定着解圍了。他們走了。

當深夜的時候，霍紀柯帶着兩個受傷同志，離開了破毀的房子。鬆軟的大雪片下着。朦朧的月亮照着。人們小心地向四面張望

着——附近連一個人也沒有。道上是空的……

自動步槍連連長霍紀柯，在G村同德國人十一小時的作戰裏，消滅了三十幾個法西斯兵士和一名軍官。

## 決 鬥

梭波列夫

有一隊志願水兵在夜裏乘着降落傘降落到戰線後方去，以便在第三團海軍進攻的時候，破壞敵人的通信聯絡，以及會同自己的部隊突擊敵軍。其中有一個紅海軍戰鬥員叫柯洛夫。他很不幸：掛在他身上的那一個囊，裏面有自動槍，鉗子，手榴彈和其他種種地上必需的東西，在躍下的時刻，這囊猛烈地擊在他的臉上，柯洛夫失却了知覺。

他醒轉來。發現自己在黑暗的空中下墮着。他剛抽出降落傘的

圈，神志又暈迷了。這樣一直到接觸地面爲止。新的打擊使他甦醒轉來。他明白了，他是躺在地上。他的臉破了，血從鼻子裏流出來，而且一條腿痛得要命，在墮下的時候脫了臼。他毀了膝落傘，鄭重的在衣袋裏塞了兩方塊綢，以便拭去臉上流個不停的血。他解開了自己的囊。聽聽周圍的射擊聲，循着應走的方向走去。

走起來迫得要全身站直——腿使他不能爬，每低一次頭總要引起猛烈的流血，然而他還是能夠一路上割斷了二三處通訊線，抵達敵人的戰壕，但是到破曉的時候，完全衰頹無力了。他找到了一個小溝，把步槍和手榴彈放在自己身邊，但是過度的流血又使他失去了知覺。

他在早晨明朗的陽光中醒來。溝上站着兩個法西斯蒂——一個是青年，一個年齡較長，他們在觀察他：顯然，他們斷定他們面前是一個屍首。柯洛夫抓起自動槍，但是槍彈盤掉了下來。那年青的

兵士看見他一動，就叫了聲跑走了，那中年的挺挺自動槍，想殺死這忽然活轉來的水兵。柯洛夫奪住槍柄，猛烈的把那法西斯蒂拖了一下。那人倒在溝裏，那水兵就把他壓在自己的身體底下。

那失血到衰弱無力的水兵和那強健的敵人之間的惡鬥開始了。柯洛夫摸到了腰帶上的刀，但是却沒有氣力解開刀鞘。於是，他抓起一個手榴彈（它的火藥線已經插上），開始打擊那兵士的頭。但是，顯而易見的，這水兵的氣力不夠，這些打擊至麼也不能擊昏那法西斯蒂。在打擊第四下的時候，這水兵的手指張了開來，手榴彈掉了下來。那法西斯蒂把它拾起來，用一個強健人的混身氣力打擊柯洛夫的頭。

『我眼睛裏跳躍着許多小球，』柯洛列夫後來講道。『不過，你知道，結果我非但沒有因此倒下，而且相反的，甚至於清醒轉來了。這使我多麼生氣——用我的手榴彈打我的腦袋！不知從那兒來

的氣力，我威嚇他：喊叫了一聲，打他的手，他手裏的手榴彈掉下來，我又把他奪住了。他已經壓在我上面，我從下面打他的頭蓋，他大驚失色，一聲喊叫，竟使我汗毛凜凜起來。我打他，但是那手榴彈變得不適用了：柄彎曲轉來，用拳能有多大用處？他用甚麼東西打了我一下，我又甚麼也不知道了……」

柯洛夫醒來的時候，看見那兵士抓起他那枝空的自動槍，扔下了自己的步槍，跳出溝渠而去。柯洛夫把那步槍拾起來，才明白爲甚麼那傢伙不射擊：原來它也沒有彈藥了。這時，他爬起身來，把那在搏鬥中滾在溝渠裏的第二顆手榴彈向那兵士扔去。氣力又足夠——那手榴彈爆炸得離開那兵士太遠，離開柯洛夫太近了。

他忘記了腿，跑去追那兵士：那人把武器帶走了，沒有槍回到自己部隊裏去是可恥的。他不知從那裏來的一股力氣，居然追到了那個德寇，就用他的步槍柄擊他的後腦。那兵士叫了一聲，回轉身

來。柯洛夫扔下步槍，把那自動槍向自己這邊拖——於是又開始了實力懸殊的鬥爭，一個是身強力大的兵士，他唯一的弱點是懼怕和沒有勝利的自信，另一個是虛弱無力的搖搖幌幌的水兵，他那種勇往直前的堅強和勝利的慾念使人望而生畏。

他們互相拉拉扯扯的爭奪那枝自動槍，這面相覷地各人用自己的語言對罵。後來柯洛夫在那兵士的眼睛裏看到了一種又高興又兇惡的神情。他回頭瞥視了一下，看見那人望着一個向他馳來的騎士。那兵士把左手放下自動槍，用手打招呼似的向那騎士揮舞。柯洛夫想起還掛着最後的一顆手榴彈，於是也把一隻手放下自動槍。他把那手榴彈高舉在頭上，決定等那騎士來的時候，把手榴彈扔在自己的腳下，把自己和兩個敵人都炸死。

『我們這樣站着等待。我一直對那法西斯蒂看着，他的臉色忽然變了，瞪目結舌地望着我的肩後。我回過去，那騎士已在身邊。』

我一看——我的媽！這是第一營的尼柯夫！他騎着馬以全速度向我們奔來，帶子飄颻着，那兵士扔下了我的自動槍就逃。尼柯夫把他一槍打倒，於是到我面前來。那時我一點氣力也沒有了：用完了……』

## 炊事員瑪卡爾

斯米良斯基

25

某一連隊裏，有一個叫做瑪卡爾的炊事員。他是一位好廚師，戰前在好幾家京城的上等餐館裏幹過事。戰士們都喜歡他。飯菜做得美，又能夠按時送到。只要戰鬥停止了，戰士們在山峽裏的什麼地方一休息，順眼一看，保準他已經帶着炊事車在那裏了。

他把鍋蓋子一揭開，一股香味就沿着山峽冒了出來。人們異口同聲地說：



『好一個瑪卡爾，好一個大師傅！』

經常在這時候，幫助炊事員給戰士們盛菜的一個助手，一面分菜，一面總是慇懃地說：

『法國湯！』（註一）

這是什麼意思，搞不清楚。但是當戰士們走進去添菜，放下菜盒子的時候，爲了讚美炊事員，總是說：

『法國湯。請給第二份……』

機槍手巴比，由於他身體很壯，團部的醫生批准他吃兩個人的伙食。而每當他領第二份的時候，老是這樣說：『謝謝你……我還要來的。』

也許可以這樣想，一個人能夠做出這樣的『法國湯』，他一定會生活得很逍遙自在。可是炊事員瑪卡爾却不是這樣的。

不管在任何時候，總像有一件什麼事情使他煩惱着。憂愁支配

着他。戰士們看見他長久地站在炊事車旁邊，憂鬱地望着遠方。

「嘿，瑪卡爾，」機槍手巴比同情地說：「不要難過，你底肉湯，敢說那是一件大功勞。」同時，大約是領到第五份了，他還是同樣地添上一句：「謝謝你，我還要來的。」

瑪卡爾總是愁眉不展。彷彿爲了一件什麼事情，他到政治指導員那裏去過，指導員又拒絕了他什麼。人們只聽到指導員這樣對他說過：

「這不是你底職務……」

有一次，連隊隱蔽在一座小樹林裏，等候進攻的信號。忽然，不知道怎麼搞的，在連隊旁邊出現了一輛炊事車，戰士們又聽到了那助手底甜蜜的聲音：

「法國湯！」

顯然地，極其果敢的炊事員是到後方去了。他又去向中尉請求

什麼，又重新遭到了拒絕。（註二）

但是，最後他終於走起好運來了。

有一天，瑪卡爾駕着炊事車，慢慢地沿着大路走着。一邊是小麥底海，另一邊是稠的大麥底海。他獨自用鼻音哼着一種什麼風味的曲調：『不要問我吧，我底眼淚要流出來了……』他有一種才能，——成天地哼着一支同樣的抒情歌。

他甚至有些瞌睡了。被大麥底悉索的聲音和奇妙的炖猪肉底美味催眠着。肉湯裏面煮着月桂葉，珍貴的月桂底香氣使他不能平靜下去。最後他熬不住了，往肺裏吸了一口氣，又沈重地呼了出來，接着……看見在前面不很遠的地方，有一輛黑色的德國載重汽車。駕駛艙裏坐着三個軍官。他們也看見了炊事員。我們底炊事員勒住了馬，一下子就鑽進無邊的麥海底柔波裏去了。

德國人用自動步槍向他射擊了一陣。但是他滿不在乎地在麥地

裏爬着。

德國軍官斷定，炊事員或者是逃跑了，或者是被打死了。他們小心地從汽車上爬下來，並且向炊事車走攏去。已經能夠看清楚：那不是一門高射炮，而是一輛連隊的炊事車。他們大胆地包圍住它。德國人剛剛一聞到肉湯底香味，就立刻被瑪卡爾的天才俘虜了。經過了一分鐘，德國軍官就令汽車夫揭開了鍋蓋了，津津有味地垂涎地在飲瑪卡爾的肉湯。

瑪卡爾坐在小麥地裏面，並且注視着法西斯匪徒們。看見了軍官們在喝他的肉湯，就高興起來了。趁法西斯匪徒濫喝肉湯的時候，出乎意外，他跑到大路上來，大叫了一聲：

『舉起手！』

軍官們驚恐起來了，菜盒子從手裏掉了下來。其中有一個，大概是司令官，嚇得呆住了。

『臥倒！』果敢的瑪卡爾又向他們喊了一聲。自己站在遠處用炸彈威嚇着。

軍官們看到事情不妙，臥倒了，並且把手向上伸出來。瑪卡爾從自己身上解下了褲帶，就用它把法西斯匪徒的底手細住。然後卸下韁繩，再把他們的腳綁緊，預防他們逃脫。

最後，瑪卡爾拿出煙草來，點燃了煙斗，就愉快地瞧着德國人。他們也瞧着他，——是不是打算要槍斃他們呢。

恰巧，我們的一位將軍——師長從旁邊經過。他停了下來，就問：『你在幹什麼，瑪卡爾？』

『哦，中將同志，我在這兒同德國指揮官們開會咧……』

『爲什麼他們被綁起來了呢？』

『我把自己底肉湯給他們嚐一嚐……需要綁起來，爲了不至於把所有的都吃光……』

『好小伙子！』將軍說着，就吻了瑪卡爾一下，『他們是一群好吃鬼，給他們嚐一點吧。』

師長命令把軍官們放在載重汽車上，叫自己的車夫去開載重汽車：親自駕駛着自己的汽車走了。

瑪卡爾重新坐到炊事車的前榴上，炊事車又重新震響起來，他又重新哼着自己的抒情歌……

註一：這是表示瑪卡爾會做湯，做得像法國湯一樣。

註二：瑪卡爾兩次要求都是要求上火線殺敵。打仗不是炊事員的本分事，所以給拒絕了。

## 母親放心了

吉洪諾夫

『走，我們去看看他罷！』母親向女兒這樣說道，她的女兒娥

蓮就知道她母親說的是什麼人。

他，這還是她的兒子，娥蓮是哥哥——寶萊，他是獨自願入伍的戰士。他曾對母親說過，他要和全班同學一塊兒當紅軍去。他的母親，身材矮小，站在他面前，直挺挺地仰臉望着他，滿懷憂慮的說道：

『你能去麼，你的眼睛近視，身體又弱，你不害怕嗎？』

『媽媽，不妨事。』寶萊回答說。

『你從來沒有打過仗，你能幹得來麼……』

『媽媽，不妨事。』寶萊說着，同時就收拾起自己的行囊來。

……他的母親和妹妹娥蓮，屢次到過他學習軍事的那個村莊。他每次下課回家，都是又興奮，又疲倦，身上沾滿了泥土，臉兒晒得棗紅。他倆娘兒三個坐在一塊，就談談城內情形，說說親友底狀況。

娥蓮還是個年幼的女孩子，到城外她哥哥那兒去，她覺得無異。

是平常的夏天遊逛一般。只是到最後一個時期，一切景象才都改變了。戰線已經逼近到了附近的地方；鐵蓮環着急，今天她們怎樣可以找到她的哥哥，因為各地的情景，完全不像以前那樣了。以前每逢星期日他去看寶萊的時候，這些地方都是靜寂無聲，安閑自在的。

她們經過田野，順着秋後的荒郊走過去，兩旁的別墅，都把窗戶用木板釘住了；他何遇見許多裝載軍物的馬車和汽車；再就是無數的難民，老老少少，携兒抱女，背着包裹行囊，成群結隊在路上奔走着；在渠溝裏有一匹被打死的馬，牠那硬僵僵的腿向天直挺着；許多紅軍戰士一隊跟一隊地過去，掛在身邊的菜盒子嘩拉嘩拉響不停；在不遠的地方，傳來轟轟隆隆的槍砲聲。

她們離開了這條人馬囂雜的大路，順着熟悉的小道走去。但是，沿着小道的一切景色也都改變了：以前的院牆都倒塌了，在曠野中的樹叢裏，有許多紅軍戰士伏在用車輛掩蔽起的機關槍跟前。當她們



走進頭一個村莊裏，只見村裏冷清清地早已空無人跡，家家戶戶都逃光了。甚至連雞、狗也都消失得無影無蹤了。煙囪裏也不冒炊煙了。

娥蓮很勇敢地緊緊跟着母親後面，靜悄悄地從這個寂寞荒涼的村莊走過去，母親脚步徐緩却很穩定地向前走着。

第二個村莊起了火。他剛走上了高崗，就不由的停住了脚步。只見村莊裏各個屋頂上都冒着通紅的火燄。有些住房，已變成了一堆瓦礫。娥蓮膽怯地牽着她母親底袖子，但是她母親很安靜的說道：不要害怕，我們到那個小樹林裏去吧，於是他們就從那兩旁房子正在燃燒着的街道上走過去。

當他們走過了村莊，就聽見從遠方發出了尖銳的怪聲，又像是呼號，又像是哭泣，愈鳴愈高，越迫越近，震的人兩耳發聾。母親把頭一低，停住了脚步。娥蓮也和母親一樣止住步低下了頭。她立刻懂得了：她們娘兒兩個作的不對，她們應當躺下，伏在地上，但是，

她們要往前走，要去找寶萊，而如果她們每逢遇到砲彈都去臥下的話，那末她們永遠也不會走到，永遠也不會看見寶萊。

她們穿過樹叢東撞西碰地向前跑去。在道路上連續不斷地捲起了一團一團的烏煙，夾着閃耀奪目的紅光。娥蓮嚇得渾身打顫，連嘴唇都乾燥起來了。但母親還是堅決地一直向前走去，娥蓮也隨着她走，她抱着一種糊塗想法：砲彈打不着我們，不應當打着我們；不應當：

寶萊住在那裏學習軍事的村莊，已化爲灰燼了。只剩了些焦黑的木柱子，有些地方堆着燒殘的木板子，甚至樹木也都被燒焦了，還有一些連根拔了起來，橫倒在充滿綠色污水的大坑裏。

『媽媽，』娥蓮問道，『我們現在往那裏去呢？』

母親停住了脚步，默不作聲。娥蓮很可憐母親，看到她那種短小的身軀，疲倦的神色，固執的心情，心裏覺得無限的難過。

『媽媽，』她又說道，『我們回家去罷。我們還要到那裏去呢？』

『我們再向前面走一走，』母親說道，『我們到那裏去問問：』

於是，她們重新順着田野走去，穿過了荒涼的小樹林，越過了被破壞的村落。現在她們看見到處都是紅軍戰士，有的臥在草地裏，有的仆在小溝裏，向左瞭望着。突然從一間小澡堂裏出來三個戰士，向她們走來了。這時候母親也就向着三個戰士走去，她高興地向着他們中間那個身體高瘦，臉上長有雀斑的戰士說道：『如果我不是錯認了人的話，那你就是巴夫利克吧？』

那個戰士豎起了他的大眼睛，現出驚訝的神情，很注意地把站在她面前的矮小的女人望了一望，就說道：『你是寶萊底母親吧，是的麼？』

『是的，』——她回答道，『我想看看他去。在什麼地方可以找着他呢？』

『找到他麼，』巴夫利克帶着有點張惶的神色回答道，『去罷，一直向前走，你們看，就是那個高崗上，但是，你們最好不要去了：你們是很難找到他的，而且：』他忽然微笑着說道：『在這裏到處都在打仗，而你們怎麼還到這裏來遊玩呢？』

『我們並不是來遊玩的，』母親回答道，『我們要找寶萊去：我們一定要找到他：』

因為她說得這樣熱烈懇切，於是巴夫利克——他是寶萊在大學裏的同學和同營的戰士——才說道：『嘿，你們去罷：』

：母親坐在深草裏，背倚到深堂底木牆上。娥蓮屏息凝神坐在母親一傍。一個紅軍兵士用手指着下邊那塊長着小樹叢的長長的草坪，在那裏有一條小溪蜿蜒着，映出一綫彎彎的水光。草坪通到樹

林中，在樹林後面的高崗上有一個村莊。可以說，這一帶都沉沒在轟鳴的爆炸聲裏了。我們的砲兵營從後面某處向着樹林後邊的村莊射擊，德軍的砲兵則向着母親和娥蓮所在地附近射擊着。

『他們剛才衝鋒去了，』紅軍兵士說道，『隨你們打算怎樣吧，等着也好，不等也好；你們看，他們到了那裏了；打衝鋒去了：』

『你知道寶萊麼？』母親問道。

『怎麼不知道，他也在那裏：』

『他打槍打的怎樣呢？』

『他打的不錯：』

『他不害怕麼？』

紅軍兵士——以前的大學生——把肩膀一聳，很生氣的說道：

『如果他害怕的話，那末，我們就不會要他一塊來入伍了。』

他兩人都不作聲了。默然看着高崗那邊起了火的村莊，並聽得樹林中發出了雷鳴的喊聲——高呼烏拉和聽不清楚的其他的喊聲。樹林被火光耀成了血色。

母親站起身來，走到高崗的盡頭。她好像定要看見她的兒子一樣，彷彿她會在這個被戰鬥摧殘了的樹林深處找到她的兒子，似乎看見兒子手持步槍，向着正在燃燒着的村莊跑去了。她站立了很久。然後，她向娥蓮說道：『我們走吧。』就不回頭的一直順着小道走向大路去了。

『你們不等了嗎？』紅軍兵士叫道。

『不等哪，』——她回答說，『謝謝你。娥蓮，我們走罷：』她們走上了大路。

『娥蓮，』母親說道，『我的寶寶，你疲倦了吧。』沉默了一會，她重新說道，『娥蓮，現在我已經放心了。我的心神安靜了。』

以前我怕你的哥哥不能去衝鋒陷陣，因為他的身體軟弱和眼睛不好，所以我決定要親自來察看一下，我已經察看了。我的兒子衝殺敵人也和其他一切人一樣的。再不需要旁觀了。我們現在回家好了。」

她那短小輕便的身軀，小小的脚步，就急速如飛的走了：

## 水下面的橋

西蒙諾夫

這是十月裏最後的幾個晴天，寂靜籠罩着前線，只有無羈的風，時時送來幾聲砲響。

這幾天，大家在樹林子裏解決着一個難題。在這個中路的前線上，從八月起戰事就穩定了下來，一條河劃成了蘇德兩軍的界綫。河是中等河，不太寬，也不太狹，可是它的寬廣和深度却足够障礙

坦克的經過。要想衝破敵人的防線，又不得不越過這條河流。

當摩克伊納將軍接到了準備進攻的命令時，他就召見工程師索斯金，向他說：

『你要建築一座通過坦克的橋樑，但是……』將軍着重的指出  
『首先，這座橋要在進攻之前築好，而不是在進攻的時候才築。其次，要不給敵人知道，使敵人不知道我軍從那裏過河，也不能使他知道我們是在準備進攻。』

索斯金要求二十四小時的時間來解決這個看來無法解決的難題。索斯金是一個富有經驗的工程師；但是他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困難的問題。在二十四小時之內，他曾想了十多種不同的花樣，但是都不適用，因為這件事是太非常了。到後來，天快亮的時候，他無意思的用手揉捏着紙煙——這或許已是第一百枝紙煙了——忽然來了最後一個念頭，一個簡單的方法，很簡單的一個方法。



索斯金到將軍那裏去說明他已經想到了一個方法，就是築一座像普通橋一樣的橋，只不過有兩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它不是一條的，而是中間斷斷的。第二個特點是它不在水面上，而是在水下面的；這個橋是用木條作的，每兩木條相隔有一公尺的距離；這個橋對於步兵是不大適用，但是可以通過馬車。這樣的橋只有自己的人才曉得，德軍是不知道的。它長看不見，它比水平線低下半公尺。

這個計劃是被採用了。馬上大家在樹林裏的兩處開始緊張的工作。木橋是準備了兩座要用的。一座是架在林子裏貝克作演習用的；一座是真的，準備放在河裏的。

當大家在樹林子裏緊張的工作時，索斯金親自跑到河邊的最前線去，去研究何處架橋最合適，去研究周圍的情形。河的這邊（左岸）是低斜的。在右岸，德軍居高臨下，白天，總可以看見我們

這邊的一切動作。

在夜裏，德軍是按照慣例的不停的放着槍彈。槍彈在我們戰壕上面叫着，打在地下發出『勿漏，勿漏』的聲音，或是打在水裏發出一陣響聲。德軍清楚的看得見我們這邊，並且他們也就利用這點。白天架橋，這個念頭想也不要想；可是在夜裏架吧，也很困難。德軍那邊的河岸是那樣的寬而且直，我們的舉動他們看得太清楚了。

究竟如何把木頭運去，如何架起而不使對方看見呢？索斯金挖盡了腦汁在想。終於他想到了一個辦法。是的，從德軍那面的河岸可以看見我們這邊；好吧，我們就不從這邊河岸運，從德軍那邊河岸運。

削壁似的高岸可以使德軍看見遠處，但是看不見面前的削壁下面與河流間的那條狹道。

在有的地方河是彎曲的，並且在我們這方面有一個低凹的池沼。從那裏，可以靜悄悄的把林子裏的木樑投到水裏去，然後順流而下的把它拖到要建橋的地方，從德軍方面的岸邊拖運；是的，這等於在德軍的鬚子上遊行，可是這是唯一的方法。

坦克駕駛員在林子裏練習着在這種橋上的駕駛方法。用以練習的橋，同將來駕在河裏的橋是一模一樣，長度寬度和標誌都一樣無二。就是在練習的橋上，也計劃好了裝置得只能由東端走到西端，無法從西端走到東端。在我們這頭，裝置好了一個傾斜的東西，使得坦克可以自由的走上第一個木樁；至於最後一個木樁是靠近河岸，也可以自由無阻的爬上河岸。從最後一個樁上，坦克可以向下滑到西岸去，但它無法再從西岸爬上木樁走回東岸。這樣構造，是爲了防止德國坦克也效法從橋上渡過來進攻我們。至於我們的坦克駕駛員們，他們只想如何的渡過這條河流，回路有沒有，他們一點

也不會爲這發愁的。

兩天以內，一切柱子都準備得妥妥貼貼的了。照平時的作法是應當用鐵條把柱子束得緊緊的，但是這次是不行的。在這樣河上的夜裏，是不能有一點聲音，連一下錘子也不能敲打。索斯金下令一律用螺旋釘之類的東西來作柱子間的连接物。

十月初間的夜是黑暗的。滿天都是烏雲；天上沒有一點明亮的孔隙，沒有一顆星。

爲了不致弄錯，就要在工作時萬分小心，注意到每一件細微的事物。柱子上的記號，平常只要用鉛筆、粉筆或是炭筆劃上就得了，可是這次不行。要是擦根火柴或是點個燈來照一照所劃的記號，辨別一下那根柱子應放在那裏，在這敵人只離一百五十公尺的戰場上，絕對不能允許。只有在每個柱子上用刀刻成記號，在工作時用手來摸。

在第三天的夜裏，開始了架橋的工作。這是一個寒冷的夜，一個深秋的夜裏，水上結着一層薄薄的鷄皮凌，可是爲了工作，就得要跳下這樣深到胸口的冰凍的水裏，把柱子推送到對岸去。

冰冷的水刺裂着人的身體和皮膚；誰也想很快的把柱子送到指定的地點之後，馬上回到樹林裏來烤火。但是這樣工作是快不得的；一點不耐煩，一點響動，就會把整個計劃打成粉碎。柱子送去了，還要順着對岸，用昇床或是袋子，在水裏運送石頭，作基石之用。這種運送也要萬分的小心，以免石頭會落到水裏發出響聲。

到了第二天早晨，兩個柱子已經架了起來。可是誰也看不見。第二天夜裏，又架好了兩個，第三天夜裏又架上了三個。整夜裏，德軍的槍彈在頭頂叫着。幾個工作者被打死了，還有幾個打傷了。其他的人還要把死傷了的同伴一聲不響的抬回來。

水是一夜比一夜冷了。最後浮在水上的不再是薄薄的鷄皮凌，

已經結成整個的一層冰了。這種冰會把手腳 得出血，工作人員早晨回到樹林之後，燒酒都無法治好他們被凍的戰慄。

雖然如此，可是在第四天的早晨，七個大柱子已經妥貼的架在水裏了，緊緊聯系了起來，石基堅固的築了起來，沒有人看得見，絕對的看不見。以後夜裏特別冷了起來，整個河上結成了堅冰，索斯金想：『萬幸開工開得早，要是再遲一兩天就糟糕了。』

現在只是等待着進攻的日子來臨了。可是誰也不知道確實的時日。河上的冰越結越厚，索斯金也就越加擔憂着水的降落。當然事前他曾估計到結冰時水落的程度；但是誰能預料到自然界的無常的變化呢？假如水落得比尋常的要更低些，怎麼辦呢？工程師已經想到了補救這一點的辦法。若是水真的繼續下降，那只有把樁子的上端削尖一些。

終於，大家等待的那一天來了。在夜半，索斯金在他的哨兵保

護之下，偷偷的到了河上，在冰上鑿了些洞洞，在橋的兩端插上了標記。現在成了真正的大路了，在進攻時坦克車可以毫無忌憚的一直向前衝了。

在天剛破曉時，無數大砲在怒吼，德軍驚奇的看到坦克一直衝到河邊，又一直衝到冰上。根據物理的規律，這種冰是絕對經不起坦克的壓力的。但是坦克居然穩穩的衝過來了。在這些可怕的戰車的前面，走着的是一個身材短小的穿著灰色軍用大衣的人：他就是造橋的工程師，索斯金。

## 瘸子成了英雄

科諾寧科

小孩依里亞喜歡捕鳥。有一次遭了不幸，從房頂上墜下來，跌壞了一隻腿。這事在他心裏留下了個傷痕，因為依里亞，也如世上

的一切小孩一樣，幻想着立奇功偉績，夜裏夢見打仗、旅行、遭  
遇颶風等等，而他自己不覺常司令，便是當值回家。

一個天朗氣清的正午。小孩們都玩耍去了，有的踢球，有的爬  
樹，也有相互毆打的。依里亞一腿一腳帶着木釘，氣得眼紅紅地  
（他認為流淚便是痛苦）在那裏悲歎自己的一切理想均成虛幻。

後來，童年時心靈中的創傷逐漸痊愈了。小英雄忘記了自己腿  
殘廢的事實了。他成了兒童團的團員。他結交團體，因而在他們  
前就開闢了新的前途。他甚個大興、政率、最勇敢的人。小孩們  
選舉了他當兒童團的隊長。這種種小英雄，感佩的分子，團員  
的臉孔，如此不驚人的今日，還加上殘廢的傷，一並不妨害他的當  
選。這兒童團要算是最有戰鬥精神的了，每天想出各種有趣的玩  
意兒。

依里亞很滿意的了，只有時還暗地裏擔憂造化，爲甚把他弄得



這般矮小，配一個這樣引人發笑的翹鼻子。他還是照舊渴望樹立奇功偉績，像一切兒童一樣，以為有着寬闊肩膀、宏亮聲音和漂亮鷹臉的魁梧人物，是容易成爲英雄的。

第八年級時，他被接受入青年團了。於是在他而又前開展着廣大的前途。現在他已經很好的了解，並牢記在心中，人生主要的事業是效勞於自己祖國，效勞於全人類。而那時你就不會是虛度一生，不管你面貌怎麼，身材如何，甚至不管你幼年時，是否從房頂上跌下來過，都是不關緊要的。並且不管你從事什麼職業，當鏗工還是當教員，當醫生助手還是當排字工人，當農業技師還是當船長。……也都是一樣的。

可是依里亞却既沒當排字工人，也沒有作農業技師，他却進了莫斯科內河技術學校，畢業後，他就在航行莫斯科——伏爾加運河的『瑪利亞』船上當舵手。在舵手和副船長中，他是最年輕的一

個。他才滿二十歲，但看起來像貌來，還長得更為年輕些。他很幸福，因為他工作得很好，且終於感覺到了青年團教給他的話，——他並不是在蘇維埃土地上虛度一生。

戰爭爆發了，又刺戟了他心靈中的創傷。他又重新記憶起自己的腿來了。終日沉陷於羞慚、悲哀、失望之中。兩個弟兄都上前線了，他却被解除了軍役。卑劣的德國法西斯匪徒已闖入祖國領土，而他却不能投身前線戰士底隊伍。他整個靈魂都激動起來了。但這次却不是什麼追求奇功偉績和光榮底盲目少年渴望。他連想也沒想到這點。不，這已是另一種念頭了。要知道當法西斯豺狼成群闖來撕裂祖國身驅時，他是不能坐視不理的呀。他想到一切男子所在的地方去。他是應當到那裏去的。

依里亞很發愁。因為自己這條腿，幾乎憎恨自己，他認為自己很健康且是精於射擊的。

可是，喜從天降了。青年團派最好團員前去幫助游擊隊。依里亞就趁此機會懇求說：

『請派我去吧。要知道，這並不是紅軍……我的腿在那裏是不相干的。派我去吧！』

……這是離斯摩稜斯克（註）二百公里的一個處所。這裏，依里亞炸毀了德國人運送軍火的鐵路，並且還消滅了整整的一列法西斯蒂列車。依里亞自告奮勇請求去執行危險的戰鬥任務。游擊隊員們探知了：列車只在夜裏兩點鐘時才來，但德國巡查兵却不斷的放射火箭來照耀鐵路。通常在火車前面，是走着一輛配備機關槍的搖車，向兩旁掃射肅清道路。而火車則在後面熄滅燈火跟着爬行。

隊長召集了全體游擊隊員。

『同志們！事情是很困難的。得找個人躺在那裏警戒，讓搖車過去，然後……』

依利亞興奮得啞着嗓子請求說，『請讓我去吧。』

他們一共去了兩個人：依利亞和另一個游擊隊員。他們在靠近火車轉灣的地方各人掘了個小塹壕。在那裏躺下了。在另一個地方則埋下了地雷。

遠遠的傳來了一陣搖車的聲響。周圍忽地光亮得像白晝一般。機關槍噠噠的叫吼起來。搖車隨着過去了。依利亞立即就在黑暗中聽到了車頭底沉重的喘息聲。

火車頭走到埋地雷處跟前。依利亞及其同志就迅雷般的把引線接好躲開了，火車頭大吼一聲，直跳起來，隨即就像受傷野獸似地倒臥地上了。車箱互相衝撞着。轟隆聲震撼了全空，土地也戰動起來。一陣劇烈的爆炸聲。火車箱中德軍的砲彈炸裂了。

依利亞躺著失去了知覺。木板，碎片，一堆堆的灰燼向他撲了來。直等到爆炸停後，他才用燒壞了的手，化很久工夫扔去這些碎

片，爬了出來。同時他的同志也爬出來了。依里亞向他說了幾句話，他沒有回答。而後他的同志也向他說了幾句。依里亞也沒有回答。他們兩個耳鼓都震聾了。直到半月以後才恢復原狀。

在所有兩月游擊戰鬥生活中，這位青年底情緒，都幾乎常是興奮快樂的。他常被派去執行各種最艱難困苦的任务。

在十月裏却出了件不幸的事。德國人發現了前去執行某種任务的游擊部隊。德國人用迫擊砲把他們趕到無法通行的泥沼中去了。怎麼辦呢？游擊隊員們在深及喉際的水裏和水苔中坐了兩個晝夜。總得設法逃出這裏才行。依里亞的病腿已發腫。他再不能行走了，一想到要把自己的狀況告訴同志，他就感覺萬般的難過。同志們也看出這點。他們就用手把依里亞抬着走。游擊隊員從泥沼裏掙扎出來後，就經過戰線把這位青年送走了，並緊緊地與他握手告了別。依里亞住了七天病院，但這七天工夫却好似度過了幾年似的。

他片刻不安的揭起被來瞧自己發了腫的脚。第八天醫生允許他出院了，還給了個字條，上面寫着說，依里亞再不能執行任何戰鬥任務了。

他收着這張字條，好似荷包裏有塊剛從熾燃的爐子裏掏出來的煤炭一般炙着他的身體，就把它揉亂拋棄了。

他回到了莫斯科。腿不痛了，領會了作戰快樂的他此刻待在後方，是特別感覺難堪的……

青年團又派遣敢死隊去幫助游擊隊了。於是依里亞又懇求說：『同志們，派我去吧。我也是有點經驗的呵。我應當到那裏去。』

於是他就到瓦洛科拉木斯克森林去了。

……這是當地游擊隊戰鬥活動的頭幾日。初次的埋伏。初次的來獵取法西斯野獸。此時人們不由的還感到怯懦，焦急，不堅決。

人們還不知道怎麼來開始作他們隱藏在林子中應作的事情。誰去打頭陣？

依里亞毅然地說：『請給我幾個人，我去作。』

依里亞帶着六個人出發了。

他們來到一條主要的交通要道上。游擊隊接得情報，說法西斯帶的汽油車，將在黎明時分由此通過。德國人缺乏汽油，他們急等這些油車到來。

依里亞及其六個戰鬥同伴，在離大道十五公尺的地方躺下了。十七輛卡車已經駛過了，但汽油車却沒有一些踪跡。

『也許他們今天不來吧？』有個人牙齒冷得發顫的問道。手足都凍得麻木了，因為他們已在雪地裏躺了五個鐘頭。依里亞也凍壞了，他的腳凍得痛不可禁。但他却堅決地說：

『無論怎樣我們都是不離開此地的。』

直到深夜，前哨才給了信號，說德國汽油車隊到來了。

載重八噸的汽油車一輛緊接一輛的駛來了。第一和第二輛油車碰着地雷被炸了。第三輛撞在第二輛上也着火了。三輛汽油車全燃起來了。巨大的火柱衝入了天際。這個不知厭倦的依里亞，很快又把自己的隊伍帶到旁的地方去，在道上敷設起地雷來。敵人着慌了。立即駛來了一輛滿載步兵的卡車。砰然一聲！卡車又撞着地雷炸碎了。

德國人用機關槍和自動槍向樹林瘋狂的掃射了一整晝夜，還在這段路上，設了好幾天埋伏想來捕獲游擊隊。而依里亞却到旁的地方作戰去了。他向隊長請准了，讓他到德國人搶劫集體農民時經常來往的那條道上去活動。強盜們常是沿着這條道路，坐着滿載皮襖、帽子、毡靴、裸麥、小豬的卡車，得意的歸去。

依里亞帶着手榴彈來到了這裏。他說：



「唔，讓我來懲治你們這些盜賊吧！」不一刻，就有一輛卡車在他的眼前出現。依里亞立即跑將前去，敏捷的向它扔了個手榴彈。卡車轟的一聲停住了。接着又駛來了一輛滿載偷來集體農民東西的卡車。汽車夫探出頭來看出了什麼亂子。依里亞就開盒子槍向他射擊。同時，依里亞的同志費蒙諾夫，就向汽車扔了幾個燃燒瓶。

最後來的是輛載有步兵的卡車。汽車夫已趕忙駛過去了，但依里亞却竭其全力向車上擲了個手榴彈。手榴彈爆炸了。這輛汽車就載着那些被炸死了的法西斯蒂奔馳而去。

依里亞使德國惡魔在莫斯科城郊吃過他不少的苦頭。單是把他  
的戰績全部記載下來，就會佔去整個報紙的篇幅。游擊隊談論到依  
里亞時候便說：這個人真『勇敢』，真是『神出鬼沒』，『在他的  
脚下土地也會燃燒起來』。依里亞足跡所到的地方，的確土地都燃  
燒着，倉庫向空際飛舞，汽油桶着火，汽車翻筋斗似的滾下斜坡。

依里亞作了一百五十次爆炸，殲滅了很多的德國人。他拿盒子槍打死了九個法西斯狗。

德國人經常追蹤着依里亞，但又捕不着他。他是不可捉摸的。法西斯惡魔從莫斯科近郊趕走後，我們才聽說那些奮不顧身地幫助紅軍的游擊隊員的名字。頭一個就是依里亞。紅軍，游擊隊，婦女，小孩……都在談論他。他成了全國聞名的蘇聯英雄。

註：是俄羅斯共和國斯摩稜斯克省的省會。

